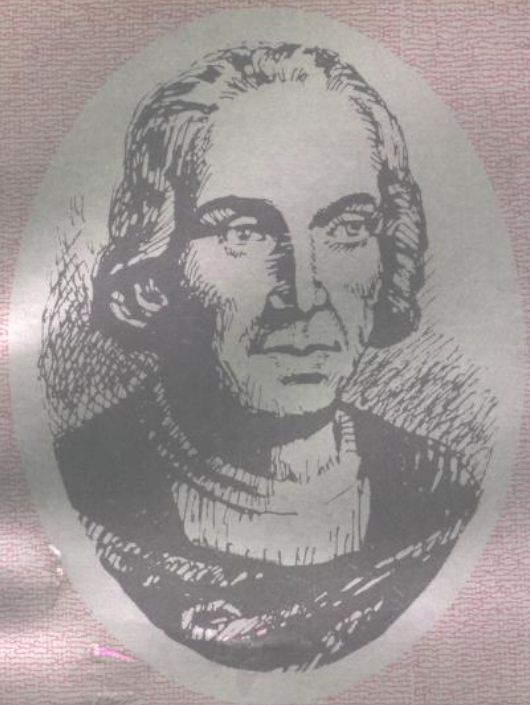


新大陸之光

哥倫布傳

湖南文藝出版社



世界·名·人·文·學·傳·記·叢·書

●世●界●名●人●文●學●傳●記●叢●書●

K835.517
M856

新大陸之光

哥倫布傳



306
034233

〔湘〕新登字002号

新大陆之光

——哥伦布传

[美]莫裹森著 陈太先 译

责任编辑：郭鐸权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87,000 印数：1—6,000

ISBN7—5404—1185—6

I·963 定价：5.50元

南北美洲的全部历史是以哥伦布的四次航行
行为开端的。

——萨·伊·莫里森

哥伦布取得的前所未闻的成功，最初使欧洲人惊讶不已，随后便引起了我们古老的世界从未经过的发现和冒险的狂热。要知道，一个勇敢者的成功，总会激起整整一代人的奋发努力和勇往直前。

——斯·茨威格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铎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

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了。”

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铎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库里也把它当作家珍收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达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达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

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囵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著 者 序 言

哥伦布 (Columbus, Christopher) 四次乘帆船横渡大西洋，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开创了“发现”美洲大陆的丰功伟业。本书是著者大约二十年研究哥伦布航海探险事业的最终产品。

老一辈研究美洲原始居民文化的专家，如戴洛利斯 (Cesare de Lollis)、哈里斯 (Harrisse, Henry)、维诺德 (Vignaud, Henry) 和高尔德 (Gould, Alice) 等，已经把欧洲所有档案资料和私人文书搜罗殆尽，再要寻求有关这位发现家功业的任何重要新材料似乎已很少希望。关于哥伦布航海的原始资料，比大发现时代其他任何人物的资料都更为丰富。事实上，一切重要文献都已收集在意大利政府 1892—1894 年发行的巨著《文件和研究全集》(Raccolta di Documente e Studi) 中。

尽管有一些博学的科学家作过了这样一些辛勤的努力，但是除开法国南极探险家查科特 (J. B. Charcot) ① 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曾经试图评价哥伦布作为一个水手和航海家的能力。甚至连查科特也不曾访问过西印度群岛，或实地考察过哥伦布及其同伴所描写过的新大陆一些地方。由于我在成

① 查科特著：Christophe Colomb vu par un marin. (航海家哥伦布) (巴黎，1928年)

为历史学家以前曾是一个海员，哥伦布生平事业的这些方面特别使我感兴趣。可是，要写一个大发现家，毕竟就要谈谈他乘坐过的船只、他统率的船员、他的航海方法，他的航行细节和他接二连三地登陆的情况，否则写他有什么意思呢？自然，要查明这些事物情况并追根溯源给以适当的注释，办法就只有亲自驾驶几艘与哥伦布当年所乘载重量大致相等的船只，跟踪哥伦布当年的航程，实地考察研究一番。这就是我已做过的事情。

这个办法，帕克曼 (Parkman, Francis) 在研究加拿大早期历史的时候曾经使用过。作为史学家他是我的榜样。事实证明这个办法用在海洋史研究方面比用在北美大荒史研究方面甚至更富有成果。今天的海洋还是1942年的海洋，它们的变化并不很大——拜伦的“时代在你的天蓝色的额角上并没有刻下什么皱纹。”这确是真实的。欧洲人四个世纪的占领，对小安的列斯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海岸所引起的变化，远比北美大荒要小。像卡塔赫纳^①那样用白墙围成的城市，已经在通红的天空下和白浪翻腾的大海之滨 (entre le ciel qui brûle et la mer qui moutonne) 到处兴起，但是在绝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古巴奥连特省的百港海岸也好，是在拂晓红霞照耀下四周拍岸海浪呈珍珠色的多米尼加也好，或是以其葱翠的热带雨林所产树木充斥加勒比海地区的韦腊瓜也好，你都能够说：“正是这儿——海洋统帅和他的同伴们当年看到过的和描写过的地方。”

① 卡塔赫纳：哥伦比亚西北部海港。

我经过了许多年才能够实现我跟踪哥伦布的航路远涉重洋的梦想。为了试验我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我在1937年冬季就初步试航到了小安的列斯群岛。一群朋友和我一道，租用了一艘五十七英尺的小帆船普塔米甘号。事实证明，一艘百慕大快艇并不适合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15日我们从波士顿开船，原希望这个时候出发可以避开一下飓风季节，因为按照古谚，出发时，飓风季节已经过去了：

七月无飓风，
八月要小心；
九月牢记住，
十月保太平。

然而我们仍然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在抵达百慕大群岛以前损坏了大部分风帆。经过十天休整，我们再开始前进，不料又在仅剩光桅的情况下遇到并且闯过了另一次大风。从这时起，我们才顺利地航行到桑勃雷罗岛，经过阿安加达海峡，到达圣·马丁岛，然后绕行远到特立尼达整个群岛之链航行一周。到了特立尼达岛以后，普塔米甘号的主人把船收回去了，于是我在1938年初乘汽车和本地小帆船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在普林斯港，海地海军给我提供一艘军用汽艇，并派一些船员帮助我航行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北岸。在圣·索马斯，我租用一条本地小船，穿过弗兰西斯·德拉克海峡到达维尔京群岛，认出那儿哥伦布到过的少数岛屿。

这次航行清除了有关哥伦布第二次远航中的许多疑点，使我在经过进一步研究欧洲档案和图书馆资料后，敢于写出

一本有关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小书^①，并且增强了我继续航行借以写成哥伦布全传的信念。

为此目的，我在著名的快艇主人美国海军后备军哈蒙德(Hammond, Paul)上校的支持下组织起哈佛哥伦布远征考察队。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哈蒙德上校，他负责购买船只和组织航行工作)买进来一条别人弃置不用的三桅纵帆快船，给它重新起名卡皮坦号。几个玩快艇的朋友，放弃这种花销大的娱乐，把风帆和帆桁等件赠送给我们。我们就把自己的船重新装备起来。因为得到了母校哈佛大学的许可和支持，我们在上桅帆上面绘上了哈佛大学的校徽，以便和哥伦布当年画在前桅帆上的徽章媲美。我们打着美国游艇旗帜航行。哈佛校旗(红底上面画着三本打开的书，另题着真理二字)飘扬在主旗杆上。美国巡航俱乐部的蓝白三角旗挂在船头，我的曾和中国做过贸易的祖先留下的一面古老的公司旗挂在后桅上。1939年9月1日，刮西风，我们升起三张前帆、四张直角帆、两张纵帆和两张支索帆，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趁顺风开航。当时船上景象煞是壮观。

除卡皮坦号以外，我们远征队中还有着一艘尼尼亚号。这是一艘缅因州造的双桅船，船身长四十四英尺，我们给它正式命名玛丽·奥蒂斯号。船主和船长是我的表兄弟斯蒂文斯(Stevens, William D. 现在是美国海军后备军司令官)。他曾经乘这条船两次横渡过大西洋，并且希望再走一次。斯蒂文斯船长虽然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也乐于在哈佛大学的旗帜下参加远航。没有他的支持和参加，我的这次航行一定不会

^① 莫里森著：《哥伦布第二次远航和发现小安的列斯群岛》。

这样愉快和富有成果。玛丽·奥蒂斯号提前两周离开缅因州波特兰市，先到诺尔特等待我们前去会合。

许多人老是讥笑我们的远征队，因为我们不曾建造同哥伦布所乘完全一样的船只，而且我们在航行中没有利用电灯、测锤、冰块、无线电、记时针及其他辅助设备。要是照他们讲的去，一定至少会使开支增加四倍，时间增加一倍，除了出出风头、引起意外不便以外别无好处。要接近哥伦布的航行路程和航行条件，我们的船只照正常速度从容前进就够了；穿粗毛织衬衣，睡硬板船舷，并不会有更大的收获。卡皮坦号安装了柴油机，玛丽·奥蒂斯号安装了汽油机，但我们只在进出港口或在无风时为了节省时间才使用它们。不过，比起战后一些游艇主人来，我们只有一些很简单的船具，没有雷达、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方向探测器、回音探测器或速度计。

我的航行计划是首先访问亚速尔群岛，再前进到里斯本，然后绕圣维森提角经哈耶尔瓦到加的斯。再南航到加那利群岛、访问马德拉群岛，然后从加那利群岛向西横渡大西洋到特立尼达岛。再沿着拉丁美洲北岸航行，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走远一些，然后航行到牙买加为止。我这个计划虽然和哥伦布四次航行中哪一次航程都不尽一致，但它走过了他四次航程中的许多重要部分，因此使我们能够澄清哥伦布第三次和第四次航行中一些最引起争论的问题。

同行海员一共是21人，其中妇女有哈蒙德夫人、莫罗夫人和我的女儿伊丽莎白。大部分男人都是游艇驾驶员，他们参加的目的是猎奇探险，整个航程都跟我们一道的行家有瓦尔脱（J. Walter of Reval），他是一个领航员，对于

方帆装配比船上任何人都熟悉；大副小霍斯默 (Hosmer, Herbert B. Jr.)，他是马萨诸塞州航海学校的毕业生；有驾驶员麦克罗 (McElroy, John W.)，现在是美海军预备军上校；还有缅因州的斯佩尔 (Spear, Steward Kenneth) 和他的儿子迪克以及诺耶尔 (Noel, Frank) 等。迪克后来取得了商船船长执照，诺耶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加拿大陆军军官。主要业余航海家除哈蒙德上校和我以外，还有小莫罗 (Morrow, Dwight)、拜尔尼 (Byrne, James McG.) 和科列伊 (Colley, Richard S.)。科列伊是罗德岛主要的才智人士，在航程中他不时用诙谐的语言、打油诗或民歌活跃我们的海上生活。

到亚速尔群岛这一段航程还算平稳顺利，没有出过大事故，只是在9月10日，据报有一阵“扫尘风”（一个气旋的东南部）已离开纽芬兰。到风力加大到八级（浦福风级）把我们一条救生艇刮离吊架后，我们就不得不放下后帆和主支索帆，任船只顶风停泊。下午风力转缓和，我们重又张起满帆。这时刮西北风，有阵雨。夜晚，风向转为西北偏西风。阵雨很多，闪电频繁，大雨倾盆，桁端圣伊尔莫之火^①神奇地放着电辉。大约在早晨一点钟，当我们正按每小时十二海里的速度行船时，主斜杆忽然弯曲而且破裂了。主帆的扬帆索也摔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好像在一条塞马斯快艇上一样，用卷帆索把风帆卷到桅杆上以减少风的压力，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挺立在大风中劳动几个小时把斜杆放落下

① 圣伊尔莫之火 (Saint Elmo's Fire)：圣伊尔莫是四世纪叙利亚主教，后来被看作水手的保护人、圣徒。水手在船桅上挂一放电辉的光球，就称为圣伊尔莫之火。

来。我们没有多余的斜杆张帆，就拿一张大幅斜桁纵帆代替主帆。这张帆拉得很好，我们就靠它走完了其余航程。

虽然我们的西行航线南距哥伦布第一次返航的路线有许多英里远，但是看到他在1942年《航海日志》里提到的一些同样的鸟儿，我们也了解了好些事情。一个晚上，一只漂亮的热带白鸟碰着我们船的前上帆。它受伤掉在甲板上，一直等到健康恢复才重新飞走。这是一只鸣声凄厉的野鸽，是我们航行六天首次遇到的一位最受欢迎的来客。哥伦布曾经说过，他第一次西航时曾在大洋中间见过这种鸟儿，但是有一位研究院的鸟学专家却对我说，那是不可能的。眼下这位来客似乎正是来告诉我们：“瞧吧——海洋统帅的话是正确的。”

9月15至16日午夜，莫罗看到了弗洛雷斯岛上的灯光。作为头一个带来好消息的人，他赢得了礼品（albricias），银元钉在主桅上。拂晓时，弗洛雷斯和科尔武两岛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拔海高耸，英姿飒爽。这是一个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的日子。我们绕着科尔武岛航行一周，观看北岸的奇怪的岩石结构。据说这种岩层曾给哥伦布以深刻印象。由于市镇侧边锚地底平如镜。我们不便久停，只让航员轮流上岸，耽搁一会就去参观秀丽的弗洛雷斯岛，然后迎风扬帆向诺尔特前进。9月17日早晨，我们在六十英里外看见皮库岛，下午三时驶入诺尔特港，受到玛丽·奥蒂斯号全体船员的热烈欢迎。

在好客的法阿耳岛过了愉快的三天以后，麦克罗和我登上玛丽·奥蒂斯号。船长斯蒂文斯和全体可爱的水手把我们带往特塞腊岛，而卡皮坦号则开往庞塔·德尔加达岛。因为

碰上了顶头风，我们到第二天晚上才到达安格腊·杜·埃罗伊兹木岛。岛上早已定居的唯一英国人是皮尔斯先生（Pearce, H. P.）。他引导我们参观档案馆和几个重要地方。我们拜访了巴塞洛斯的一位直接后嗣。巴塞洛斯和拉夫拉多（Barcellos and Llavrador）作过一次早期美洲航行，是在他们西航以后，现今属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半岛才定下名来。

我们下一步是访问圣·马利亚岛。经过两个暴风雨之夜以后，我们才到达维拉·杜·波尔托这个良港停泊。翻过这个岛屿就到了安霍斯村。这是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后归途中首次访问过的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座小教堂，名叫Nossa Senhora dos Anjos（我们的圣母和小天使），读者将在本书正文中看到，1493年尼尼亚号的船员就是在这个教堂祈祷还愿时，被村民逮捕的。经过了四个半世纪，这个地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教士为我们也为广大群众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祈祷仪式，我们向圣坛敬献了一个花环，以纪念哥伦布当年的访问。

次日清晨，我们在一阵阵清新的西北风中惊醒过来，开始启碇去里斯本——真是天从人愿。我们决定首先去看看福米加斯礁。这是亚速尔群岛极东的陆地，首先发现它的是葡萄牙人。我们刚一看见那些活像一群沉浸在海水泡沫中的鲨鱼鳍的岩礁，玛丽·奥蒂斯号就不听舵手使唤了。检查一下，就发现舵已经和舵柄分了家。真是倒楣！我们只好拿出船上多余的圆木，拿出甲板上的水桶，并且让发动机开倒车，千方百计把船儿开动，使它离开这不祥的福米加斯礁约五百码远。幸而风向和船身成直角，我们随即使船以右舷逼风，这

样才能不大费力地把船开回圣·马利亚岛。四个小时以后，我们驶入岛东岸萨奥·劳伦索湾。落帆、抛锚后，我们上岸去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船儿修好。一位本地有名人物，在美国度过多年的富裕生活后，退隐在这个地方。他帮我们请到几位木匠，木匠帮我们做了几副长桨，在船尾栏杆边装上一副长桨，于是我们才能够在第二天到达庞塔·德尔加达。

斯蒂文斯船长留下来为玛丽·奥蒂斯号做一个新舵。10月3日，我和麦克罗再乘卡皮坦号前往里斯本。由于强风从北方刮来，船儿五天里都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进（水手们习惯称这种北风为波提吉贸易风）。到达里斯本的时候，船儿怎样张帆跨过塔古斯的沙洲，又怎样在黑马广场附近的锚地停泊，这对于我都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里斯本乃是欧洲最美丽的重要海港。

美国驻葡萄牙公使、尊敬的佩尔（Pell, Herbert）先生和他的可爱的夫人已经把我们在里斯本的活动作好了安排。他带我晋见了地方当局，访问了一些权威的历史学家如考廷霍海军上将（Coutinho, Gago）科斯塔（Costa, Fontoura da）海军上校和拉果亚（Lagoa, Visconde）。我们访问了维尔塔德斯修道院遗址，这是哥伦布在第一次西航归来后晋见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的地方；还访问了萨奥·安东尼奥·德·卡斯坦黑拉，这是哥伦布受女王莉昂若（Leonor, Doña）接见的地方。在吉罗尼莫斯我们向卡摩安兹和伽马^①的墓地献了花环。

① 卡摩安兹（1524—1580）：葡萄牙诗人。

伽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